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禪真後史  
第四十四回 嘸囉贈寶救冤民 孔目收金寬獄犯

詩曰： 有錢十萬可通神，禍轉為祥死復生。

吏役若非金入手，潘生冤抑倩誰伸？話說潘有廉在三水縣中上下用了賄賂，設計謀死潘嶼，以除後患。當下復與姪媳韋氏商議。韋氏此際熱血攢心，不顧夫妻情義，取出銀兩，交與潘有廉。潘有廉遁入獄中，見老禁子，說知情節，先送下六十兩白銀，待事體了結，另有酬謝。

原來這禁子喚作舒寬，年過五旬，未有子嗣，渾家暴氏，娶妾含苞，還有一兩個小廝，一家兒飽食暖衣，盡堪度日。當日舒寬告假袖銀回家，吃罷晚膳，袖內取銀子遞與渾家，渾家一封封接了，萬分歡喜，問道：「這項財物從何處得來？」舒寬將前事一五一十的說了。渾家道：「慚愧！今得這幾十兩銀子，我兩口兒老景盡歡快活。」含苞在旁道：「老官、媽媽既有了銀子，足以受用，何必奴家在此蒿惱？」舒寬笑道：「我娶爾為妾，單為著生男育女，接續香火，一家骨肉，怎講這『蒿惱』二字？終不然有了銀子，你便怎麼？」含苞道：「原來老官兒為無子娶我哩，若這樣損人利己，幹那沒天理的事業，不要講今生無子，兀該罰你五七十世做個孤老！」舒寬笑道：「我也知道賺這銀兩是喪心損德的勾當，但我這忤逆道路，不恁地行事，你兩個婦人家只好呷風！」含苞道：「不然。自古說：天不生無祿之人，地不長無名之草。假如不去充這禁子，終不到餓死的地位。你方才講潘嶼早年父母雙亡，單單孤子一身，那獸伯、惡妻串同謀陷，一個為圖謀家產，一個為色慾喪心，故造下逆天大惡。你老人家為著甚來？可憐，可憐！竟不去思前算後，只為著幾貫臭錢，好端端害人性命。」舒寬道：「生計如此，教我無可奈何。」含苞道：「你兩個老人家，且把心頭摸一摸，看你貪了賺錢，謀害了潘嶼之命，豈不是絕其後代？你又思想生出兒女來接續香火，只怕皇天有眼，這世裡休要指望！」暴氏聽了，點頭道：「有理有理，老子快把銀子還了這廝，莫要行此昧心之事。」含苞道：「媽媽又差了。若還了那廝的財物，畢竟另尋門路，終久潘嶼難免一死。」舒寬笑道：「替那廝行事，你講傷了天理；不收他錢時，又說差了念頭。進退難處。」含苞道：「據我主見，管取不難。如今且將銀兩收下，那廝來催逼下手時，你復道獄中耳目較近，急切裡不能動手，捱到大爺審斷後，若出豁了小潘罪過，這是天開眼了；倘斷定小潘抵命，少不的遞解上司，亦當與彼說知，途路防人暗算，萬一救得此生，也是你老人家一樁大陰德。」舒寬道：「這也是了。但這六十兩銀子如何發落？」含苞道：「更是易事。將銀子秤估明白，用紙封固，上面開寫某年月日潘某賄贖者。倘若告發，執此對理，銀子拚的人官，那凶徒難脫謀陷親經的罪哩！設使不行索取，捱過一年半載，待事務完結時，落得將那銀兩用度。這不是不損心田、不折便宜的勾當？」舒寬夫妻兩口兒喜的拍手打掌，就於燈下把那銀子封固停當，封口押了花字，這一面志記月日情節，交與含苞收。了，大家且吃一回酒，歸房安宿不題。

再說本縣公人竇了關文，往清遠縣投下。縣尹隨即拘喚大羅山地方保正，捱查羊雷親族。地方稟覆：羊雷係孤村居住，並無族派至親，只有老母，年已八旬。回岐驛前富戶卞心泉，係彼姑表兄弟，若拿此人，或知去向。知縣暗想：「那老婆子拘他何用？」只僉下牌票，差弓兵健捕拘提卞心泉至縣。

監內提出潘鹿，交與公人，並至峽山，取潘嶼屍首回三水縣來。潘有廉父子預先東門外飯店等候，一概公人、押解、打屍人等，都待酒飯，各各贈了銀兩，將卞心泉帶出外廂，悄悄地與潘鹿把言語穿插定了，然後帶二人往縣中來。恰值知縣坐衙，公人帶潘鹿、卞心泉直入公廳回話。知縣各審口詞，即把二人監禁。潘有廉在衙門上下佈置已定，專候大爺詳審。有詩為證：

妄圖分外金資，豈顧律中法度。

計成布網張羅，何必放鷹見兔。

且說縣尹親往郊外檢驗潘嶼屍首，果有重傷，逐一開明，帶回衙內，盡拘一干人犯，當堂復審。先喚潘鹿問道：「誰是你的家長？」潘鹿指定潘有廉道：「這是小人家主。」知縣又問：「你家主交托多少資本與汝生理，何故殺死潘嶼？」潘鹿道：「家主付小人二千三百兩銀子，隨大叔至浙西收買段匹，不期行至峽山嶺上，閃出一個黑臉長軀大漢，攔定潘嶼，一叉搠死。彼時小人驚倒，叩頭求命，幸大叔從旁解勸，又叮囑了言語，同赴清遠縣中出首。感遇大爺參透真情，將小人等三人繫獄。不知後面怎麼將大叔與那黑漢釋放去了，只留小人受苦。」

今幸青天爺爺超拔回鄉，再見天日。」知縣笑道：「據此論之，的係潘嶼見財起意，於路勾合凶漢羊雷，殺死潘嶼，劫。去銀兩無疑。此是劫殺重情，罪應大辟！」潘嶼高聲叫屈，又被拖翻，打了三十脊杖，只得屈認成招。知縣又喚卞心泉喝道：「汝這惡奴，何故窩藏羊雷，不行首告？多應是坐地分贓，共圖謀害。」卞心泉道：「小的與羊雷果係姑表弟兄，只因他恃勇肆惡，暴戾不仁，小的斷絕親情，久不與他來往。今日拒捕逃竄，小的怎知去向？」知縣道：「汝若還了羊雷蹤跡，即放汝回去。不然，今生休想出獄矣！」卞心泉悲嘆不已。知縣喝教行杖，也打下三十脊杖，依然下獄監禁。潘有廉暗對舒節級道：「前次大哥言耳目較近，不敢轉動，已耽擱了幾個日子。」

今惡姪供罪成招，左右是個死數，求作速下手，了斷一事。」

舒寬應允回家。當晚心下躊躇不決，悶悶地吃了幾杯酒，除下巾幘，正欲尋睡，忽聽的門外叫：「老舒開門，本州開文拘喚，明早即要動身。」舒寬疑道：「既是本縣拘喚，何必乘夜叩門？」

一面戴上巾幘，執燈開門看時，只見是兩個青衣漢子，窺入來聲諾。舒寬答禮問道：「二兄是清海州甚樣官身，黑夜下顧？」

那二人道：「且閉上門扇，暫借一步講話。」舒寬請二人入客座中坐下，問道：「二公奉本州拘喚小人，求賜鈞帖一瞧。」

那二人一壁廂笑著，袖中取出一把快刀，一條繩子，兩條赤金，二十錠銀子，撒在桌上道：「即此就是州爺鈞帖！」舒寬失驚道：「二老丈這是何故？」一人道：「州爺吩咐，將這四樣寶貝送兄，任從收取一件便了。」舒寬驚的目瞪口呆不敢做聲。

一人道：「老舒不必駭愕，我二人奉東莞大奚山寨主將令，特送黃金三十兩、白金二百兩與尊府，救全潘嶼性命。若蒙金諾，感恩無盡。倘足下了潘有廉賄賂，請用這條繩子縛我二人送官，卻完了一場公案。如二項不行，必取公首級，回寨主之話！」

舒寬驚得倒在地上，半晌不能答應。含苞忙出來「萬福」，備將欲救潘嶼意思，並其伯子潘有廉用銀買囑殺害情由，說其詳細。那二人忙納頭下拜，送上金銀，願求保全潘嶼之命。含苞道：「這金銀盡數使用，但只可保潘官人獄中無恙。倘解出州裡時，路途上的差使，二長官自當防護。」那二人道：「單要節級保全潘官人獄中無事，外面事務，我等自能理會。」含苞收下金銀，扶丈夫起來，笑道：「老人家恁樣膽怯！且陪二位長官一坐，待我整酒飯出來。」那二人起身道：「夜深了，不勞賜飯，只求用心幹事，足感大恩。」舒寬點頭允諾，相送出門去了。媽媽忙令閉上門扇，扶老子進入內室，喘吁道：「天呀，唬死人也！你老人家不駭傷麼？」舒寬道：「若非阿姨出來救駕，這會子頭已不在頸上了。」含苞笑道：「怪的你老人家年庚屬鼠，應是不生膽子的。」三個人笑做一堆。舒寬道：「向聞東莞大奚山這伙大盜，官兵捕他不得，怎肯出這大錠金銀遠來解救？莫非潘嶼也做這藝業，故此他伯子、渾家要害其性命？還有一件，本獄節級共有四人，為何剛剛尋著我家？更是可疑。」含苞道：「你老人家只會出入獄中，索詐那兇犯的錢鈔，正喚坐井觀天，怎知那江湖上好漢，專一仗義疏財、鋤強敬善！」舒寬道：「你婦人家多大見識，反譏我坐井觀天。」

江湖上好漢，無非是肆惡恃強、擄財劫貨。我見大獄中多少劫盜重犯坐穿牢底，誰是個輕財重義、善男信女？」含苞道：「我到你家數載，並不曾提起家庭苦楚。我爹爹若肯守分營生，也不致死於非命，將女兒嫁人為妾。」說罷，不覺兩眼珠淚紛紛流下。」媽媽失驚道：「今日講他人公務，與你何干，恁樣膿包勢，垂下淚來。」含苞道：「非是我無因下淚。偶提起『江湖好漢』四字，不由你不觸景傷心，驀垂血淚。我家爹爹開得二石已外硬弓，用得四十餘斤大刀，出入洋子江中，賺的錢財不下數萬。只因他

性直好施，錢無隔宿，年將半百，斂跡歸家，正思安分守己，以樂殘年。誰想於村口偶遇一少年母子爭。鬧，那少年把母親萬般辱罵，並不見一人解勸。我爹爹猛抱不平，與彼角口廝打，誰想一腳踢傷胸膈，此少年吐血而亡。那不賢之母，反赴本州告理，為兒子索命。我爹爹理直氣壯，同彼見官，將那少年辱言罵母、以致對毆身死根源，直言告稟。

那母親哭道：「老婦人孀居已久，只靠這個兒子過活，偶被這惡徒登時踢死，乞求抵命，為兒子伸冤。」問官道：「你那兒子不孝，辱罵嫠母，罪在不赦，幸假手於這人，為汝踢死，已完了一場冤孽，誰人唆汝告狀？」那婦人道：「兒子雖然不孝，也是婦人開腸破腹產下來的，推乾就濕，受盡苦楚，從一尺三寸養至身強力壯，這是婦人養老送終的活寶，不要講罵之一字，縱使朝捶暮打，中心無怨，怎要這非親不戚、用強出頭的好漢結果了孩兒性命，教我老景靠誰？」那問官即變下臉皮，怒道：「他母子雖然廝罵，係是天性之恩，縱然凌辱，終無深恨，誰要你強行踢死？的是敵拳斃命，法當抵償。」我爹爹原是直性的人，聽了這言語，大聲喊道：「如今也不必講那忠孝二字了，為臣宰的欺妄朝廷，做兒女的毆罵父母，奴僕凌辱家主，百姓觸犯官長，一味莽撞地行將去，何須循規蹈矩，學做好人？」問官大惱，將爹爹扯翻便打，喊聲不屈，死於杖下。家貧無以為葬，故將我賣到你家為妾。想起爹爹在日，來往交結者盡是慷慨豁達的豪傑，個個捨己救人，藐輕勢利。今日這二漢子奉寨主軍令，來救潘嶼，決為他負屈含冤，未必是同行同伙，似你老人家恁般驚詫，險些兒弄出事來。」媽媽笑道：「失敬！」

原來你是個江湖上老作家，怪見的與強盜言語，聲色不動哩！」

舒寬道：「媽媽休要笑話，且理正事。如今這些金銀怎麼分撥，可救潘嶼出獄呢？」含苞道：「這三十兩赤金，可留下與媽媽打造些首飾。」

這二百兩銀子，先賄囑掌案孔目，作速疊成文卷，早晚打。發出解本獄。三位節級並牢頭禁卒一應人等，將銀子使透，單要扶持潘嶼離卻大獄，便脫了你我的干係。」舒寬依言，將金子交與渾家收了，把那銀子分做十餘處，包疊停當。次早，暗暗行事去了。那掌案孔目得了關節，來稟縣尹道：「目今天色炎熱，本縣獄房窄小，眾犯患病者多，只索將結案重犯解入清海州交割，庶免傳染穢污之害。」大尹查檢呈詞，果見獄中所遞病呈三十餘紙，聽信孔目之言，連夜造成花名文卷，提出成獄潘嶼一千罪犯人等共十五人，當堂打了脊杖，套上行枷，每一名犯人差二個軍健監轄，隨即起行。大尹復清查情輕賊少、未經結案罪犯，暫行取保釋放。此時潘有廉將潘鹿也保領出監去了。不過三二日之中，縣獄為之一空。後人看到此間，稱羨含苞智識過人，足有丈夫伎倆。有詩為證：

含冤負屈困囹圄，畫計寬刑仗吏胥。

片紙詭詞貽令尹，等因活卻釜中魚。

再說潘有廉父子保領潘鹿回家，復商議殺了潘嶼，才除後患。潘有廉道：「向聞舒寬乃積年啣溜的節級，故把厚禮送他，眼巴巴望他了事。誰想延捱日月，反解他往州中去了。況羊雷許久不能捕著，這是斬草不除根的孽種，教我怎生睡得貼席？」

潘廁道：「我想清海路徑山嶺最多，何不暗囑解人，隨於幽僻處下手，諒能了事。」潘有廉道：「這條門路，我籌算已非一日。豈知天違人願，此念頓空。如今十餘名囚犯、三十個解人一路而行，誰敢動手？」潘廁又道：「舒寬這賊配軍得了我家若干銀兩，特意遲延誤事，爹爹逕去取討，不愁他不雙手奉還。」

潘有廉笑道：「蠢奴，你省的什麼？這銀兩為甚事送與他的，有何實據？只落得徒費唇吻，空變面皮。這一著且從容另作區處。」潘鹿道：「小人也有一算，未知可用否？」潘有廉道：「正要大家酌議，好者便行。」不知潘鹿說出什麼計來，且看下回分解。